

宋词与园林

SONG CI YU YUAN LIN

罗燕萍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宋词与园林

SONG CI YU YUAN LIN

罗燕萍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宋词与园林/罗燕萍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7-5004-9576-5

I. ①宋… II. ①罗… III. ①宋词-诗词研究②园林-文化-
研究-中国 IV. ①I207. 23②TU986. 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40861 号

责任编辑 郭晓鸿(guoxiaohong149@163.com)

特约编辑 张 剑

责任校对 刘 娟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人 赵剑英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4577(编辑) 64058741(宣传) 64070619(网站)
010-64030272(批发) 64046282(团购) 84029450(零售)

网 址 <http://www.csspw.cn>(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45 千字

定 价 3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宋词和园林作为中国文化艺术的瑰宝，两者在宋代的同步兴盛，成为那个时代的重要文化标志。词人优游林下，觞咏填词，许多文学佳作和园林胜景因此流传。而宋词与园林的关系研究属于多学科综合研究，目前学术界对此还缺乏系统、专门的研究，具体深入的实证研究及从园林美角度进行的意象研究成果亦属寥寥。本书作者罗燕萍专攻词学，又就读于园林之城苏州，就其玩赏的心得，进而对两种门类的艺术作交叉研究，在学术界较为忽略的领域开拓，所获甚多，确实是值得赞许的。

2003 年秋，罗燕萍离开古城西安远赴山温水软的江南名城苏州攻读唐宋词专业的博士学位。面对南北迥异的地域风情，当时她“最明显的感觉便是脑中的词汇仿佛换了一套”。特别是当其走近风景如画、优雅精致的苏州园林时，深觉“面前的一切恍如词境，已经不需要再去刻意寻觅”——不是吗，那“庭院深深深几许”的境界几乎可从园中任何一个月亮门里看到，而“绿芜墙绕青苔院，中庭日淡芭蕉卷”也是园林里处处可见的寻常景物。缘此，她陷入了一种恍惚，觉得“园境就是词境，词境即是园境”，并产生了进一步探求宋词与园林关系的学术冲动。这就促使她将上述课题定为自己博士论文的题目（以上所言，见本书《引言》）。的确，宋词与园林均为中国古典艺术的巅峰之作，其对作者的兴发感动，促使作者沉醉其间、深受陶冶，进而深得个中滋味，这一

点，是作为学术起点可遇而不可求的难得经历和宝贵体验。

但是，光有感性的联想尚不足以构成一篇博士学位论文的厚实内容。以此为起点，两年多时间内，她实地考察了古典园林的优美风情和构园要素，又对宋词文本进行了认真的研读，再经缜密的思考和分析，终于建构了本书的基本框架和行文思路：首先，她从大处着眼，揭示了园林与宋词这两种看似距离甚遥的文化产品之间的相似处——它们都以休闲文化为基础；又以雅文化作为其共同追求；二者可以用“意境”作为沟通渠道，实际存在着异质同构的关系——这就为本课题的成立和展开奠定了理论基础。视角准确而集中，思路明晰，立意又高。

随后，她用实证的方法考证了宋词作品中所涉及的宋代园林，以及词人别号、词集名称中所反映的园林情结，这便用事实证明了宋词与园林的密切关系。在这部分，作者爬梳了宋代以来诗文别集、笔记史乘中的原始资料，下了很多比勘甄辨、沿波讨源的功夫，在园林的时、地、景、人等方面探究，收获颇丰，特别是讨论了园林、园主与相关词作的关系及词作内涵、词人心态等。不仅对于园林建筑史研究是一份丰硕的成果，对于宋词的研究也堪称发现了一个崭新、宝贵的视角。

再后，她又通过意象与风格这两个视角来论析宋词与园林在艺术构思方面的相似与相通：在意象方面，她避熟就新，重点拈出以“苔”（花木类的代表）、“窗”（建筑类的代表）、“石”（泉石类的代表）为代表的园林实景和以“声、香、色、影”为代表的园林虚景来揭示园林的诸种构成要素是如何浸入词境并参与词境营造的，其论细致入微，令人颌首称是；在风格方面，她将宋词与园林的共同美感归结为“委曲深雅”，且又进一步论析了二者可以成功“合作”与“互动”，从而达到“妙境双生”的奇妙功效，其论也言之有理，令人信服。而通过以上的层层论析，宋词与园林之间血脉相通、异质同构的关系便焕然呈现在了读者面前。

应该承认，本书所论证的题目是一个跨学科且前人涉足不多的研究课题，宋词与园林的相关性研究，既是一项颇具实践意义的泛文化研究

课题，也是一项具有开拓意义的综合艺术研究课题，因此其难度较大，不易做好。但正因为此，该课题兼具较高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很有开拓性和首创性，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别开一片新天地。我们也欣喜地看到，罗燕萍博士凭借其勇于开拓的精神和勤奋苦攻的努力把它完成得相当出色，这是值得肯定与赞赏的。本书的论析非常深入，全书结构深具匠心，逻辑严密，考察宋词的意象，能紧扣园林来生发。谈宋词的艺术，能注意到与园林的互动关系。宋词与园林不是相似的两张皮，而是血脉相连的骨肉，形神兼备、异质同构的精神艺术品，让人切切实实地认识到、感受到宋词与园林多元而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其中的若干章节，写得细腻深刻，文笔则清丽优美，堪与古典园林的美景匹配，体察细腻，字字精神。能将学术著作写成美文，展示了作者深厚的文字功力和美学修养，此点更属不易——当然，相较于宋词与园林的深厚文化内涵而言，本书的深度与厚度还嫌单薄，还有许多有待深入研究、充分展开的子课题，从文学、艺术、哲学、实践层面都可继续探讨出多层的意义和价值，这就期望作者今后继续努力，使之更臻完美，扎实稳步地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学术之路，是为至盼。

杨海明

2009年12月8日

目 录

序	(1)
引言	(1)
第一章 还原历史影像——宋代园林辑录	(32)
总论	(32)
第一节 宋词中的主要园林考论	(33)
第二节 《全宋词》中涉及的其他园林名录	(93)
第二章 沟通审美记忆——宋词中的园林意象符号论	(103)
总论	(103)
第一节 点苍苔白露泠泠——从园林角度看宋词中的苔意象 ...	(111)
一 永恒苍老——“苔与落花”	(117)
二 记忆划伤——“苔与足迹”	(119)
三 寂寞清冷——“深院幽苔”	(121)
第二节 琐窗寒——从园林角度看宋词中的窗意象	(125)
一 隐秘的风景——“绮窗佳人”	(129)
二 心灵的声音——“蕉窗听雨”	(133)
三 空灵妙境的象征——“一窗梅影”	(136)
四 幻灭中的迷离美——“夜窗梦蝶”	(138)

五	温暖归家梦——“西窗剪烛”	(139)
六	寂寞可栖神——“北窗闲卧”	(140)
第三节	石者,天地之骨也——从园林角度看	
	宋词中的石意象	(142)
一	介石如君子——士大夫的爱石情结	(142)
二	助词以峥嵘意气——“石”意象的作用	(145)
三	块垒一生消磨不尽——辛弃疾咏石词	(153)
第四节	声情——从园林角度看宋词中的声意象	(159)
一	引心动情,幽思刻骨——虫鸟之声	(162)
二	阑珊意兴,悲凉情怀——“秋声”	(168)
三	雅致蕴藉,袅袅不绝——音乐声及其他声响	(172)
第五节	香氛——从园林角度看宋词中的香意象	(178)
一	绮罗香暖——“香”的家常品位	(182)
二	生香妙境——“香”的特殊美感	(186)
三	冷香幽韵——“香”的精神追求	(189)
第六节	色相——从园林角度看宋词中的色意象	(191)
一	词笔亦画笔,色真景不隔——纸上的彩色园林	(193)
二	红情绿意未了——“红”、“绿”警句的分析	(199)
三	空中设色亦真——作为情感载体的“色”	(202)
第七节	影魅——从园林角度看宋词中的影意象	(205)
一	朦胧淡远——窗影、月影之美	(207)
二	清澈透明——水影之美	(212)
三	寂静凄清——“影”的传情作用	(214)
四	遗貌取神——“影”的独特美感	(215)
第三章	寻找文化结点——宋词与园林总论	(220)
第一节	委曲深雅——园林与宋词相似的美学风格	(220)
一	“曲”	(220)

二 “深”	(224)
三 “雅”	(229)
第二节 妙境双生——园林与文学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	(234)
一 文学对园林的影响	(236)
二 园林作用于文学	(239)
结语	(243)
主要参考文献	(248)
后记	(257)

引言

在西安的日子，每一次当我走过古老的城门洞，仰望城楼上那一个个神秘的窗，我总会想起李商隐的“迢递高城百尺楼”，幻想他曾在黄昏时分登楼远望，内心黯然，就如这北方的天气与景物。当我离开在春日里也常常会沙尘漫天的北地，来到山温水软的江南，最明显的感觉是脑中的词汇仿佛换了一套。三月的柳枝上有如绣娘用金线绣上去的叶片，远望，除了“烟里丝丝弄碧”似乎再无法形容；暮春时节，远眺隔河相望的山坡，“小径红稀，芳郊绿遍”的意思跃然眼前；“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更是友人与我在秋日的雨中漫步时默契心会的感受。宋词的意境显然更适合在江南寻觅。而当我终于走入江南园林时，觉得面前的一切恍如词境，已经不需要再去刻意追寻，“庭院深深深几许”的境界从任何一个月亮门里都可以看到，“绿芜墙绕青苔院，中庭日淡芭蕉卷”就是园林里的寻常景物。以后的日子，见过了退思园“闹红一舸”旱舫，走过了拙政园“与谁同坐”轩，品味了怡园主人顾文彬的《眉绿楼词联》中集宋元词所作的园中各处的对联，使我常常陷入到一种恍惚中，觉得园境就是词境，词境即是园境。同时又产生一种冲动，觉得宋词和园林的关系是值得探究的问题。于是特地在清冷的雨天去沧浪亭看水珠在荷叶上滚动的痕迹，听檐水连成一线从雕花窗前落下的声音，在水木明瑟的秋天去拙政园闻桂花香，用眼睛储存银杏温暖的

黄色用来过冬。继而又捧读宋词，读到细微处妙处，越来越觉得园林和宋词之间有着许多共同的东西，不仅是皮相，内里的精神也是相通的。在我直观的感受当中，我觉得它们的文化基础、艺术特征、审美情趣等方面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带着这种朦胧的感觉，我首先和导师谈起这个想法，受到他的肯定和鼓励后，阅读了一些相关论著，走访了几位园林方面的专家，再经过自己一段时间的思索，渐渐有了一些成形的想法，这就是“宋词和园林”一书选题的缘由。

我认为，本书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意义。首先，能够揭示出中国古典园林这一具有民族特性的历史影像与一代文学之胜的宋词这一审美记忆之间内在、深层、多元化的联系；其次，通过园林这一视角，对宋词及有宋一代的文化乃至整个中国古典文化及文学作新的审视，有新的发现，从而在美学、文化、艺术、人格等方面挖掘出最具有中国特色的连接点；最后，在此联系和意义的发掘之上，对我们今天的文化生活乃至文化产品（如文学意境当中的审美元素的再认识、主题公园当中文学的渗透作用等）有推陈出新、为我所用的指导作用，并能在理论层面上阐述其在整个中国文化审美体系中的位置和意义，并给当今中国的文化复兴和文化自觉以有力的支持。

宋代园林的文人化程度加深是这个课题得以存在的前提条件。宋代的园林，不仅从数量上而且从质量上都远远超过了前代，有了跨越性的转变。“两宋各地造园活动的兴盛情况，见诸文献记载的不胜枚举。以北宋东京为例。有关文献所登录的私家、皇家园林的名字就有一百五十余个，名不见经传的想来也不少。”^①的确是这样，仅仅翻翻宋词的小序，我们就仿佛徜徉在宋人自己引以为豪的大小园林中，且不说艮岳、玉津园、西园这些妙绝天功、富丽堂皇的皇家园林，就是苏舜钦的沧浪亭，毛滂的东堂，辛弃疾的带湖新居，也是词人“吾亦爱吾庐”的情之

^① 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清华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6页（原注：根据《东京梦华录》、《东都志略》、《枫窗小牋》、《汴京遗迹志》、《宋书·地理志》、《玉海》诸书及散见于宋人文集、笔记中所记园林名字的粗略统计）。

所钟，千载之下，也已凝入岁月，成为宋人园林的代名词，使后人为之歆歔不已。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幸运的宋人确是生活在一个比前代更富园林美的世界里。正如那句名言所说，生活中从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宋代士人由于处在历史文化的特殊阶段，由于不同于唐人的开放、明朗而趋向内敛、含蓄的精神气质，而更能欣赏雅致、精美、纤巧、富贵的园林美。园林数量的增多也正说明了这一点。金学智先生在《中国园林美学》中这样说：“园林的数量，表征着园林美掌握公众的程度，或者说，它是衡量园林艺术的普及性以及园林艺术发展的成熟程度的重要标尺之一。”^① 在《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中出现的那宋代最著名的公共园林西湖，真可谓人间天堂，从来不乏财富、韵事、美景，上至王侯，下至百姓，都醉在一瓢西湖水中。比起同是公共园林的唐长安城中的曲江，西湖在园林美的普及之功上就要大得多，毕竟，曲江春晓更多的是留在了贵族王侯、榜眼探花的记忆之中。

宋代园林的数量多，园林受众的基数大，士人对园林的鉴赏力和亲自参与设计建造的热情也大大提高了。从园林史的角度来说，宋代文人写意园从唐代的萌芽状态已开始向成熟迈进。文人和园林的结合，说到底，其实就是文化、文学更加深层次、多方位地渗透进了园林。“有没有自觉出现或大量出现带有文学意味或文化色彩的题名，使作为物质建构的园林文学化、心灵化，这是宋代园林和唐代园林的质的区别之一。”^② 例如，沧浪亭这个看似普通的题名，就连接起了此时姑苏城中郁郁不得志的苏舜钦与彼时被放逐于湘江泽畔的屈原的心，不仅使苏舜钦，更使当时人和后来人同样在宦海沉浮、名缰利锁中受难的心有了一个清静、惬意、志同道合的去处。所以，王维的辋川别业、李德裕的平泉山庄，毕竟还脱不了观望的尴尬和聚敛的嫌疑，但到了宋代，园林，真的已同诗文一样，成为士大夫文人朝夕揣摩、心之所系的精神家园，

① 金学智：《中国园林美学》，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5 页。

② 同上书，第 43 页。

完成了一个质的飞跃。

园林和宋词的相似性是这一课题得以展开的理论原点。本书认为，宋词和园林的相似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大的方面：一是以休闲文化为基础；二是以雅文化为其追求；三是两者以意境为沟通点、存在异质同构的关系。

第一，园林和宋词同为休闲文化的一支。

林语堂认为：“文化是闲暇的产物，而中国人已有三千多年充足的悠闲去发展文化。在这三千年中，他们有足够的时间一边喝茶，一边冷静地观察生活。从这一席茶话中，他们提炼出了人生的真谛。他们有足够的时间讨论他们的列祖列宗，仔细品味祖先的成就，研究艺术与人生的一系列变化。通过漫长的过去，他们又看到了自己。从这些茶话和思考中，历史开始具有某种伟大的意义：人们说它是一面镜子，它反映了人类生活的经验，供当代人借鉴；它又好比是一条越来越大的溪流，不受阻遏，奔流不息。历史书于是成了最为严肃的文学样式，成了最为雅致的精神发泄……他们认为这个问题可以思考、可以讨论；他们这么做，一半是认真的，一半是开玩笑——这样，他们跨过了所有艺术的门槛，进入了人生艺术的殿堂，艺术和生活融为一体。他们达到了中国文化的顶峰——生活的艺术。这也是人类智慧的最终目的。”^① 颇为精辟地说出休闲与中国文化的深刻渊源。所谓休闲，其实就是精神与肉体都处在自由、放松状态的艺术的生活，是与日常的机械劳作和毫无创意的简单休息相对立的、富有审美性的休息。对中国古人来说，很多时候，这种休息本身就是文化活动的参与和创造。我们来看“休闲”二字的原始构形。《说文解字》：“休，息也，从人依木。”《五经文字》：“休，象人息木下。”《尔雅》论“休”，只两个字：“美也。”“休”即倚木而息，强调摆脱劳作的自由；“闲”则是待在屋子里看外面的风景，两者都有人的精神与肉体暂从当下此在的生活中解脱出来，做一个生活的旁观者

^① 林语堂：《中国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1页。

的悠闲意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休闲”是身心自由的状态，这也是最佳的审美心理状态。有“休”状才有“闲”貌，“‘闲’即‘娴’，美也”。^①因此，休闲所表现的正是一种超然宁静的审美态度，也是一种独特的生命境界。在这种审美境界中，有闲适的心灵、超脱的宁静，这既是审美的前提，也是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中国人的衣食住行、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无一不是休闲文化的产物。而休闲文化在宋代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由政治、思想、经济等多方面原因决定的。

先看政治原因。建隆二年（961）宋太祖赵匡胤对其臣属石守信等提出：“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为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银，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尔曹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我且与尔曹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五雍熙元年（984）乙丑条载：“召宰相近臣赏花于后苑，上曰：‘春风喧和，万物畅茂，四方无事，朕以天下之乐为乐，宣令侍从词臣各赋诗。’赏花赋诗自此始。”又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六雍熙二年（985）夏四月丙子条载：“是日，召宰相、参知政事、枢密、三司使、翰林、枢密直学士、尚书省四品、两省五品以上三馆学士宴于后苑，赏花钓鱼，张乐赐饮，命群臣赋诗、习射。至是每岁皆然。赏花钓鱼曲宴，始于是也。”皇帝的主张和行为，必然会引起朝廷上下的效仿。与此相应，宋代官吏的假日之多、待遇之好，在中国历史上也是较为突出的，这些都促进了休闲文化在宋代的发展。

再看思想方面。统摄中国古代社会的儒道释三家学说发展到宋代，也出现了一些非同寻常的变化：“以弘儒为目的的周敦颐、程颢、程颐、

^① 参见《说文解字诂林》第二十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92、818页“闲”、“休”字条。

^②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0页。

朱熹等士大夫接受道释影响，发展出了让后人无法小瞧的新儒学——理学，并使理学成为影响当时及后世社会的一股重要思潮。理学与旧儒学比较起来，无疑更具有哲学深度和科学体系，然而它在外向进取上却要比旧儒学疲软得多。它实际上对孔孟主张的‘内圣外王’作了阉割，将‘内圣’推崇和放大到了极致，而将象征男性阳刚之气、象征身体力行及外向进取的‘外王’偷偷摸摸地割去了。这种内圣外‘宦’的理学是一种地道的伦理主体性本体论学说，它关心的是追求‘孔颜乐处、民胞物与、浩然正气’理想的‘内圣’人格的构建，它注重于知性反省，造微于心性之间，它用代表对封建纲常、人生情趣、生活理想作自觉心理追求的‘理’取代了旧儒学中的‘礼’。”^① 上述巨大转变的直接结果就是导致士大夫阶层普遍对隐逸休闲生活的向往，对陶渊明、白居易处世、行为方式的追慕和向往使得宋人推崇“中隐”、“朝隐”等生活方式。宋人当然也心存天下，注重事功名节，但他们心中的人生道路并不是只通向一个终点，在不得志抑或太得志、在对常规的仕途生活厌倦的时候，他们有更的自由度去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这并不是说宋以前的士大夫们就没有这样的自由，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或缺乏这样自由选择的心灵。而这个选择的结果，往往就是归隐，他们并不会真正踏上陶渊明的归田之路，辛苦地锄豆之后在简陋的南风窗下歇息就是最大的满足。对善于享受生活的宋人来说，隐于一个属于自己的园池不失为最佳选择。他们可以在那里继续体验现世人生的美好与心灵和自然契合的喜悦。“士大夫们接受了禅宗的人生哲学、生活情趣，心理愈加内向封闭，性格由粗豪转为细腻，由疏放转为敏感，借以调节心理平衡的东西，由立功受赏、浴血扬名、驰骋疆场、遨游山林等外在活动转向自我解脱、忍辱负重等自我内心活动。因此，审美情趣也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演变，向着静、幽、淡、雅，向着内心细腻感受的精致表现，向着超凡脱俗、忘却物我的方向发展。”^② 这些思想层面的变化，也是休闲文化

① 徐清泉：《文化享乐：宋代审美文化的社会动因》，《上海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

② 葛兆光：《禅宗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5页。

在宋代大行其道的原因。

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也与休闲文化的兴起有着密切关系。周密《武林旧事》卷三“西湖游幸”条记载：“西湖天下景，朝昏晴雨，四序总宜。杭人亦无时而不游，而春游特盛焉。承平时，头船如大绿、间绿、十样锦、百花、宝胜、明玉之类，何翅百余。其外则不计其数，皆华丽雅靓，夸奇竞好。而都人凡缔姻、赛社、会亲、送葬、经会、献神、仕宦、恩赏之经营，禁省台府之嘱托，贵珰要地，大贾喧民，买笑千金，呼卢百万，以至痴儿呆子，密约幽期，无不在焉。日糜金钱，靡有纪极。故杭谚有‘销金锅儿’之号，此语不为过也。”^①南宋杭州娱乐活动丰富多彩，节庆活动繁多，有七十多个时序性节日、宗教性节日、政治性节日。“天下无事，许臣僚择胜燕饮”，“市井酒肆，皆为供帐游息之地”，社会的稳定、城市经济的繁荣，商业城市的普遍形成，市民阶层的空前壮大，为人们提供了恣情享乐的环境与条件，大量供市民阶层休闲娱乐的场所出现了，像勾栏瓦肆，茶坊酒楼，拿最具市民习气的柳永的词为例：“是处小街斜巷，烂游花馆，连醉瑶卮”^②（柳永《玉蝴蝶》）、“有笙歌巷陌，绮罗庭院”（柳永《洞仙歌》）。而听歌观舞，更是宋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内容。“九衢三市风光丽，正万家，急管繁弦”、“笑筵歌席连昏昼，任旗亭、斗酒十千”（柳永《看花回》）、“遍锦街香陌，钧天歌吹”（柳永《透碧霄》）。歌伎“靓妆迎门，争妍卖笑，朝歌暮弦，摇荡心目”，甚至希望用长绳“且把飞鸟系。任好从容痛饮，谁能惜醉”（柳永《长寿乐》）。

在整个休闲享乐文化大行其道的宋代，园林和宋词也以不同的面貌同样迅速地发展着，并成为士大夫休闲文化的主要载体。毫无疑问，园林是休闲文化的产物。特别是文人园林，它就是士大夫们为了满足自己能在公余或晚年足不出户就能享受林泉之趣而建造的，是士大夫特别愿意选择的一种休闲方式。郭熙《林泉高致》说：“丘园养素所常处也；

① （宋）周密：《武林旧事》卷三，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年版，第46页。

② 文中所引宋词均见唐圭璋《全宋词》，中华书局1965年版。

泉石啸傲所常乐也；渔樵隐逸所常适也；猿鹤飞鸣所常亲也。尘嚣缰锁，此人情所常厌也。烟霞仙圣，此人情所常愿而不得见也……然则林泉之志，烟霞之侣，梦寐在焉，耳目断绝，今得妙手郁然出之，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猿声鸟啼依约在耳，山光水色滉漾夺目。此岂不快人意，实获我心哉？此世之所以贵夫画山之本意也。”^① 这里的山水画，其实和园林是一样的道理，都是让欣赏者畅神逸志的艺术品。拥有一颗闲适宁静的心灵，是品味山水画和园林美的关键。刘松年的《四景山水图》分四幅，分别描绘春、夏、秋、冬四季景色。取景于杭州西湖畔富贵之家的园林、别墅，就形象地再现了当年那些缙绅士宦们优裕安逸的生活。《武林旧事》“张约斋赏心乐事”条更是细致入微地描写了士大夫是如何在自家的园林里优游度日的：

正月孟春

岁节家宴 立春日迎春春盘 人日煎饼会 玉照堂赏梅 天街观灯
诸馆赏灯 丛奎阁赏山茶 湖山寻梅 揽月桥看新柳 安闲堂扫雪

二月仲春

现乐堂赏瑞香 社日社饭 玉照堂西赏绀梅 南湖挑菜 玉照
堂东赏红梅 餐霞轩看樱桃花 杏花庄赏杏花 郡仙绘幅楼前打球
南湖泛舟 绮互亭赏千叶茶花 马塍看花

三月季春

生朝家宴 曲水修禊 花院观月季 花院观桃柳 寒食祭先扫
松 清明踏青郊行 苍寒堂西赏绯碧桃 满霜亭北观棣棠 碧宇观
笋 斗春堂赏牡丹芍药 芳草亭观草 宜雨亭赏千叶海棠 花苑蹴
秋千 宜雨亭北观黄蔷薇 花院赏紫牡丹 艳香馆观林擒花 现乐
堂观大花 花院尝煮酒 瀛壖胜处赏山茶 经寮斗新茶 郡仙绘幅
楼下赏芍药

^① （宋）郭熙：《林泉高致》“山水训”，《四库全书》第8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73页。